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西南各省的建設事業(端)

大學名稱與大學區制(實)

北京下了以後

二個外交系統上的問題

對日(三)

日本海員空前的大罷工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二)

流水的旁邊

松子

梁鑒立

陸昌齡

仲常

西澧

王佐才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85, June 23,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八卷第一八五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六月廿三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美歐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求人不如求己

處今之世。風俗日偷。虛偽相尚。人心愈益勢利。凡在有錢之時。結交朋友。則此往彼來。酬應至無虛日。親密堪稱莫逆。設一旦勢窮財盡。則昔日之爲知己者。至此而相逢陌路。若向其告貸以濟急。十九不能如願。故吾人處此奢習成風之社會。應當早早覺悟。乘此在社會服務之時。諸事節儉。月積若干。儲蓄於銀行中。年復一年。即可積成爲鉅數。則偶有需用之時。不致問親朋告貸。看人家勢利的面孔。諸君！諸君！俗語所謂。「酒肉朋友千個有。急難之中一個無。」請常常牢記於心。趕緊積儲起來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各種儲蓄存款。應有盡有。如需章程。函索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

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

周鯉生著 平裝一册一元二角

不平等條約所給與我國的苦痛，我們已受夠了。這是我國民缺乏外交常識的結果。現在我國國民革命已經步成功，也就是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時機到了，凡我國民都應當把對外問題詳細策畫才是。所以本書出世，是必人手一編的。

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

商務印書館精製摺扇

扇面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皆與真蹟不爽異柔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扇骨 有全漆全棕全檀瑣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琢琢磨足愛玩

扇式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五影石印及 到羅版設色 共七十二種 每把定價一 角二分起至 二元不等	彩色石印雙 精洋牙柄每 把定價五角	彩色石印雕 邊全冲牙每 把定價四角 五分雕瑣邊 冲牙心每把 五角
---	-------------------------	---

批贈單價有印

美人愛吸
風行
領袖
明星
美女目中之名烟

白金龍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出品

時事短評

西南各省的建設事業

在國民革命軍打到北京以後，我們得讀武漢政治分會李德鄰主席的電報，說，白健生委員提議，對於各種建設，擬請積極進行，而尤以完成粵漢鐵路為急務，不覺欣然色喜。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不懷好意的外國人和失意的政客都天天在罵詈我們，說中國人無建設能力，國民黨只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實則西南早已光復的幾省，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早已經都在積極的從事建設。譬如廣西浙江兩省，尤其進行得很快。不過建設事業，不如破壞的事業來得那樣的迅速，所以許多人還在不知不覺之中。我們固然不必虛張聲勢，見好於敵人，但是我們如果能把一兩件最易惹人耳目的事業馬上辦起來，給他們和我們的朋友看一看，則不獨可以「聞執讒慝之口」，而且使一般對於國民政府表同情的人們得着不少的勇氣，於各方面事實的進行更易為力。粵漢鐵路是這樣最易惹人耳目的的一件事。它的完成在政治，軍事的統一上，工商業的發展上，都有極重大的意味。它的待修一段，北自涿州，南至韶州，雖然要通過五嶺的險峻山路，工程不免浩大，然而也不見得比京綏鐵路還來得困難。京綏既然可以由中國人自

已修築成功，粵漢爲甚麼非外國人不行？至於資本一項，只要中國內戰停止，是不怕無從出的。從前各省人士有一固陋不堪的觀念，那就是省界觀念，以爲省內的鐵路，一定要歸本省人投資，因爲必經本省人投資，纔可以由本省人管理。這種不通的議論，今日不應該再有。粵漢未完的一段，差不多統在湖南境內，若抱這種觀念，則以目下湖南人的資力，勢不能早日興工，更不能希望早日完成。實則湖南人要知道，這鐵路遲一天告成，湖南的產業就得遲一天發達。至於鐵路管理權，更不成問題。這樣大幹路當然應歸國有國營，國人投資好比購買二五庫券，不能取得關稅的管理權一樣，所以無論何省人，只要有錢，就可以投資。此外還有建築材料問題，也很關重要。原來借外債修築鐵路，每每附帶購買鐵軌枕木的條件，粵漢路如果不借外資，也可以採購國貨鐵軌。我們在讀李德鄰氏的電報，同時得到湖北省政府停止漢陽兵工廠製造步槍的決議，更覺得西南幾省的建設事業真可以進行了。漢陽鐵廠本來可以製造鋼軌，後來改做兵工廠，把這件有益的工作廢止了。現在若再恢復舊有的規模，不見得有甚麼不可抗的困難。槍械固然是立國的要害，尤其是將來對於野心勃勃的日本，我們不可廢止軍械的製造，不過那是日後的問題，目前爲建設事業的便利起見，竟把兵工廠改做鋼鐵廠，毫無不可，就在實際上說來，各國的平時鋼鐵廠，則戰時立刻可以變成兵工廠，

用不着十分預備的。(端)

大學名稱與 大學區別

近日，北大同學會呈請政府恢復北京大學原有的名稱，列舉七個理由，可謂極其詳盡，但第五條說，「自吾黨以黨治國以來，有以學校爲紀念總理之用者，故廣東首有中山大學，其後武昌亦有中山大學。無何，又有第一中大，第二中大，第三中大，識者病之，於是大學院乃有改爲以省名之而無取乎中大之稱謂者。鈞府亦既同意。今苟改北京大學爲中山大學，則同人等夫何說之有？……」這覺不免近乎矛盾了。原來「名者實之實也」，只要實際改良，名稱一萬年不改也沒有多大關係。但爲一勞永逸計，一次改了適當的名稱，以後即不再改，也很值得一改。像北京大學這樣確當的名稱，實在是比無論任何別的名稱都好。就是南京的中央大學，我們也覺得定名爲南京大學，無以復佳。浙江大學最好也定名爲杭州大學。以地名爲所在大學的名稱，不獨是世界各國的通例，而且簡單明瞭，可以免除許多誤會。我們相信，在一個大都會之內，國立大學只應該有一個，所以用市名爲校名，是最好不過的。

中央大學區中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呈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及大學院，瀝陳大學區別有五個流弊。其第一個流弊自然是中學校認爲自己的經費比大學校相形見絀，惟其中有曰，「……以行政院

長兼大學校長、處長兼中一院院長，結果對於各方，不能兼籌並顧，……各校公文有延至三月尙來批答者。……」這確是大學區制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本是兩件很重大的事情，分爲兩個人，像從前教育廳長管行政，大學校長專管高等教育，有時候還不容易辦理，現在把它們並而爲一，通通放在一個人的肩上，實在是責任過重。國民政府的制度，有許多可惜的地方，用一個人做許多事情，和一件事情分使幾個人去做，都是減少人才的精力，阻礙事業的進行的。一個重大的原因。大學區制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實）

附註 據今日報載，北京改名北平。如此，則北京大學的名稱似乎又要變更了。

北京下了以後

松子

北京下了以後，凡是關懷黨前途的人，大約都有一種混合的感想。一方面看見北伐成功，國民革命軍事上告一段落；國民黨領導的革命勢力，第一次打通南北，成就全國統一（除東三省外）之局面；大家覺得是一件最可喜的事。同時再想到北京一下，軍事一告結束，許多黨國重大而複雜之問題，立待解決；而且革命勢力愈推廣，爭權奪利的誘惑也更大；我們便覺得現今這個關頭，實在是國民革命最嚴重的時期。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

還是站在黨的立場，接着軍事成功之後，立即開始政治的建設，乘革命的精神，誠實的努力於建國大業呢，還是任令革命勢力腐化，徒使少數僥倖得志的人，利用局面擴大的機會，扶植勢力，以滿足個人的科舉思想，地盤思想呢？文人不脫科舉思想，武人抱着地盤思想，本是中國政治社會傳統的大毛病。不幸而革命主義的國民黨內有的似此兩種思想之毒也很深。試看近來，在黨政府之下，投機，倖進，朋比，緣引，把持，割據之風何等的盛！許多人徒有權位之念頭，不以事業爲重。長此下去，黨藉等於科舉的變形，革命便是造地盤的機會。那裏還談得到甚麼救國，甚麼政治建設，甚麼民生？以前黨國政績不舉，我們尙可以北伐軍事進行，不及整頓政事的理由來辯解。現在北京已下，主要軍事告終，黨政府在名義上總算握有全國治權，如果再做不出事來，便是沒有履行得本黨建國的使命，又何以對全國國民！這是在北京下了以後，本黨有責任心的領袖們及一般忠實黨員應當深切自省的一點。

北京下了以後，在許多重大的具體問題之中，有兩個急須決定而宣布的：一個是國民會議，他一個是國都問題。這兩個問題，好像大家意中都很關切，然而大家又都不肯公然表示確定意見。但是無論如何，總須得有個決定。黨國最高機關難道可以把它們擱置下去，而不趕早決定辦法宣布嗎？

國民會議在建國大綱的程序中沒有地位，在黨治之原則下，無存在之餘地，——這層大約是黨內識者一致的意見。而就實際的利益上着想，在國民黨之外，有一代表國民之會議對立，是否不演成從前國會故態，增加政治糾紛，而阻礙建國事業，也是一個問題。可是開國民會議，是孫先生北上時候的主張，是他的遺囑中的一個希望。國民黨如果要實現總理的遺訓又似乎不能抹殺國民會議。這便是許多領袖們對於國民會議問題猶疑不能決的根本原因。好在現今有兩種變通辦法曾經人們想出來而主張過。其一是開國民會議，但限制它的職權。這便是在使國民會議的開會，不妨害國民黨治的運用。比如限定國民會議之權於通過建國大綱所規定之建國程序，那末，國民會議的結果，適可以給予國民黨建國事業以國民的委託，而同時仍維持了黨治原則。另一種辦法，是限制國民會議代表之人選。國民會議正式召集，而其組織也仍照孫先生原來主張，由所指定的各職業團體選出，但候選人之名單，應提出中央黨部審核圈定；中央黨部并得自行指定候選人加入名單。於是那國民會議的分子，可以受國民黨之支配，其行動當不會和國民黨的主義政策相反對。於是——一方面國民會議的形式具備，同時為國民黨治的運用，不至受會議的牽制妨害。以上兩種辦法，任採行一種，都可以達到實現遺囑上國民會議的目的，而事實上無傷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大原則。若是更進一步而

兩種辦法兼採：一面限定國民會議權限，一面又限制國民會議代表人選，當然於國民黨的他位更為安全。總之，國民會議問題，今已到了不能不解決的時期。如果認為依上述之辦法以召集，於黨治進行無妨礙，則不妨及早召集開會，了却這一項手續。如其大家覺得現在開國民會議終歸不妥，則也應當索性決定無期延期，早早的宣布，省得一般人期望。其次國都問題也很緊急。在軍閥盤踞北京時代，黨政府奠都南京，自屬理勢所當然。北京下了以後，國都是否仍在南京，抑遷往北京，馬上成了黨國的大政問題，再也不容我們避而不論。然而決定此問題，却是一件至難的事，則亦不可否認。就革命的立場上說，國都定在北京，於使北方革命化，於增進北方文化，確有便利。而且北京之地位，在全國較適中。尤其是對於北方政治上軍事上較易控制。此為主張定都北京者之主要理由。而在他方面，捨北京而定都南京，則除掉總理主張外，現在尚有兩個實際理由。第一從關外以至京津，沿路駐有外兵，尤其敵視國民革命的日本軍隊的駐在更為危險；黨政府把首都定在北京，適自陷於帝國主義者之重圍中而受其壓迫。第二，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勢力，是我們的大敵。今使首都離開北京而定於南京，便是間接取消東交民巷使館區域的特權，打破外交團勢力之一個最有効的方法。我們覺得主張南京定都與主張北京定都的兩方面的理由都有討論的餘地。無論如何，黨國最高

機關，應早決定方針正式宣布以安人心。因為國都問題，實在與政治建設及國內經濟文化事業計畫都有很實切的關係，而不可以看做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人們也許說，定都南京是總理的主張，當然實行，用不着再有何決定宣布。但是要使總理的主張實現於法律，也須經過一種正式手續。今日即令是決定了永久實行總理主張，是不是於北京打下一般人對於國都問題懷疑的今日，應當由黨國最高機關有一種正式的宣布？有的人也許說，國民政府久已設在南京，定都南京已是既成的事實，除非政策另有變更，當然不必再有一番正式宣布。可是我們要知道僅僅既成的事實，并不足以證示國都之永久決定。黨政府不是曾經由廣州移南昌更移武漢，後來始移南京的嗎？在黨政府沒有最後正式宣布國都以前，有的人自然想着國民政府不久也許由南京遷往北京。試一觀察社會心理，則知國都問題未正式決定以前好像全國政治總在一種不安定的狀態。這是一種事實，我們不能抹殺它。

二個外交系統上的問題

梁鑒立

作者於本刊上期中，關於北京克復後的外交，曾經提出兩個問題，一是所謂公使團的問題，一是承認問題。這兩個問題，乃是關於政府對外的策略。作者於前文中，并已指出政府對於這二問題應取的態度。除了這兩個問題以外，據日來報紙所載關於外

交的消息，似乎又引起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其性質雖然與前次作者提出的問題有異，但其重要，却是不相上下的。

這兩個問題，是關於國民政府外交系統的。嚴格的說，它們不是外交的問題。祇是政府為進行外交所用工具的問題。它們就是：

(一) 北京政治分會與外交

(二) 駐外使館問題

按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在北京設立政治分會辦理北方黨政事務并且業已決定政治分會的人選。國民政府是否將遷往北京，政府迄今既無切實表示。我們可以假定北方的政務——包括外交——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要聽政治分會的處理，尤其是因為帝國主義者曾經表示使館不能南遷，而國民政府當然不能為「移樽就教」的緣故馬上遷往北京。雖然我們以主權國的資格，儘可宣言倘若各國現駐北京的使館，不願南遷，我們可以「不與來往，但事實上是否能做到，亦有攷量的餘地。誠然，天津交涉員，可以兼理北京交涉事務，但交涉員的權限，是狹隘的，並且軍閥時代的交涉員，素受外人的輕視。現在若將真正外交事務，劃歸天津交涉員辦理，不但在國民政府方面恐怕負託不得當，而且事實上，蟠據東交民巷不願南遷的各國公使，是否能依照辦理，也不能

不顧到。故作者看來，這却是一樁狼不容易的事，因為東交民巷的諸位公使，向來以太上政府自居，此次不願南遷，正是一種傲慢態度的表示。最近對於鮑旅繳械的事情，向蔣閣馮三位總司令提出抗議，而不理南京的國民政府——雖然我們不願和公使團來往，亦足為他們態度倨傲離奇的明證。所以現在我們要強迫他們和天津交涉員來往，事實上恐辦不到。現在我們可以結論：在國民政府和各國的關係，未曾切實釐定之前，北方的外交事務，事實上恐怕會歸北京政治分會處理。我們要注意的就是在不妨礙外交統系的範圍之內，北京政治分會可以有什麼權能，它的辦事手續，應該怎麼樣？

政治分會，是一種特殊的機關，在道路阻隔，交通不便之處，暫時設置，亦有相當的理由。但其弊害，亦甚彰著。每每政治分會對於政務的議決和處理，與中央相歧異。這種歧異之點，在內國的政務上，加以補救，尚不十分困難，但是外交政策及措施是整個的，應當集中於中央的。即在聯邦制度的國家，外交事務亦規定由中央政府處理。政治分會處理外交，往往足以引起糾紛，這有過去的事實可以證明的。茲特舉二例，以實吾說：

(甲)國民政府自廣州遷至武漢後，外交部即隨同遷移，但廣州的外交部一部份人員，依然以外交部名義照常辦公。後來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廣州的外交部仍未撤銷。並於去年五月間擬訂

「脫離國籍取締辦法」，呈請廣州政治分會議決公布。此事武漢的外交部和南京的外交部俱未接洽。一直等到今年一二月間日本駐福州領事鑒於廣州政治分會所頒布的脫離國籍取締辦法與北京頒布而未經國民政府取銷的國籍法及施行細則，有衝突之處，向福州交涉員質問。福州交涉員乃請示於外交部。而外交部因事前並未接洽，辦理大感困難。

(乙)較諸上述案件更加嚴重的，有去秋武漢政治分會任免漢口第三特別區(前英租界)局長引起糾紛一事。那時武漢政府業已合併於南京政府，外交部亦已撤銷。按照收回漢口英租界協定，漢口第三特別區局長，應由外交部任命。適其時武漢外交部任命的局長因故離職，政治分會便另行任命。不料駐漢英領藉口任命手續違反協定，拒絕承認，局內英國領事並把持財政，不與新局長合作，後來該新局長南京國民政府重行任命，旅漢英人，還是枝節橫生，召集會議，請求母國政府收回英租界，鬧得滿城風雨，這事一直到去年年底始行解決。

上面的例子，不過藉以表明政治分會單獨採取外交上的行動，便足以引起重大糾紛。此次北京克復，正是我們要與帝國主義總算賬的時候，北京政治分會對於外交上的處置，尤其要十二分的注意。我們主張北京政治分會辦理外交的權限，應由政府和外交部明白規定限制。凡是重大外交問題關係全國的，北京政治分

會都不應與外國公使開始談判。這種事件，應由外交部直接和各國公使或其代表接洽。在不得已的時候，北京政治分會亦祇應作一個承轉機關，至於外交一般的方針的表示，對於特殊事件的意見，政治分會尤不應有自動的行爲。免致與外交部的表示和意見，發生衝突。北京政治分會所能做的事，祇限於地方臨時事件初步的處置，北京外交部未了的例行事件的結束，及外交情報的搜集與報告。

質言之，政治分會，本來是一種過渡的辦法，政治分會辦理外交——尤其是現在的外交——更是暫時的措置。我們不能不審慎從事，倘若政治分會辦理外交的權限太大了，各國公使將利用機會視爲「事實政府」而置中央政府於不顧，與之談判關係全國的事件。在政治分會方面，尤其應當明瞭外交集中的原則。凡是外國公使或代表前往接洽關係全國的事件，應當拒絕，並告以須與外交部直接談判。

至於駐外使館的問題，似乎比較簡單些。照新聞紙所載，外交部已有電致駐外各使館令照常服務，但各使領館，須一律懸掛黨旗國旗。照我們的意見，政府通飭駐外使館懸掛黨旗，自是當然，但僅僅通飭使館懸掛黨旗，似乎祇是形式上的事。最重要的，我們要知道現在的駐外交公使，不是善於逢迎的舊官僚，就是

專靠油滑手段的外交系人物。他們既不懂得革命，更不懂得革命的外交。現在政府通令他們照常服務，在這種患得患失的人們看來，却是暗中活動的無上機會。他們爲討好國民政府起見，一方面一定回各國政府作種種接洽，以顯其爲國民政府服務的精神，一方面且不免有招搖的舉動。他們以前可以爲張作霖宣傳討亦的主張，現在也無妨替國民政府宣傳三民主義！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這種馮道式的官僚，在撤換他們之前，要嚴厲禁止他們向各國政府作任何關於國民政府的接洽，因爲他們不懂得國民黨的對外政策，倘使和各國有了不澈底的附條件的諒解和協定，反而爲將來談判的障礙。並且應該禁止他們作任何宣傳，以杜招搖的弊害。

同時政府及外交部應當馬上着手駐外使節的選擇，務使最短期間內，能夠派出懂得本黨政策的外交人員去替代投機的官僚，而使外交政策的實行，能夠內外一致。

對日(三)

陸昌齡

我之所以主張建設個農業國家有三個意思：一，吾國自古以農立國，對於農業上的習慣很好，所謂農之子恒爲農。二，吾國以固守陳法，日行儉弊，致於近來農業上的出品，真是黃婆墩擺渡一直去。然而出口貨仍是以農出品爲大宗者，固然是吾國除了

農出品之外，亦沒有別的出品，而同時也可以見得世界農出品之缺乏了。吾國若能乘此時期，盡力研究改良，獲利可操左券。三、工商業是要有地位的；發明於人所未見之前，獲利豐而發展速，及人之能仿造，則已固已根深蒂固，牌子老，價錢巧，終不能爲人所奪也。環觀今日之海陸市場，尙有吾國工商業插足之餘地乎？吾謂此言，並非是說吾國之工商業不必振興的，不過立國之最適宜者，看來止有務農之一途耳。

然而說改良吾國農業，增進吾國農產，行之殊非易事。田土雜碎狗碎，高低不平，佃戶東耕西種，不成片白。不能施機器，不能獨勤耕，水旱風虫之災一無禦防方法。年來人工昂貴，米麥低廉，農民均按頭痛哭呢。（照理政府應當維持民生，米麥賤時買進，貴時糶出，現在軍事未畢當談不到。）鄙見以爲政府宜設一農業改進局，收買全國土地，削平高低，妥劃區域，按價加費仍賣與就近村民，使之交在村政局，作爲該村之合股公產。其受田之多寡，以該村原有之田數爲依據；使能受之田少而耕者多，則移其人於能受田多而耕者少之處。而該村之村政局，乃設立一種植公司，訂定章程，每年除田主之官利外，盈餘分派百分之若干爲紅利，餘作公積金，以備不時之須；而仍僱該村之人工作，但是須受該公司之監督與指導。是則規模較宏，設備可周，易於改良方法之實行，而增進農產也。故曰建設農業的國家。

對日經濟絕交之害，吾嘗未知其孰大孰小者，是因爲吾國工業上所用之原料，都是舶來品，而日本的尤多。吾國幼稚之工業，加意輔助。尙多疾病，不易長成，倘使一旦摧殘，恐有根本超升之虞。於此可見因人成事，危險殊多，而原料工業之振興勢不容緩矣。

吾國自古歐化，肇始工廠以來，物質方面之進步，當事者不覺，旁觀者實清。然而其苟且搭漿，不及從前之物，亦復不少。要之貨之所以能持久暢銷者，其品質之善良自不待言；而吾人於製造貨物之時，止患己之不道地，不患貨之不脫手。而於新興之家，要想做出牌子，尤須注意也。十七世紀法國古而培脫鼓勵新與工業，而於原有之工業，以其最好之貨作爲最低之表準，止能優過而不能劣此，以求易於銷售於外國市場。事實可師，故吾以爲吾國各廠所出之貨，須由工商部派員檢驗及格，然後收稅，准其輸出。其不及格者，另行指定地點廉價拍賣，是或亦促進工業之一法歟。故五曰鼓製造原料而以最高之出品作爲最低之表準。

國家之有鐵路河道，亦猶人之有血脈；血脈閉塞則人病，鐵路河道不通則國貧。是以欲務國之富強者，必首先築路治河。江浙浙江，人浮於事，流於下流，煙酒賭博，樂而亡反者比比皆是；西藏新疆，地多人少，風氣閉塞，富源無人開闢，是皆交通不

便之故，此不得彼去，彼不得此來，一無事可做，一做不出事。這種異相的腐敗已不得了，況且一旦有事，消息不通，情形夾膜，危險殊甚。活佛受赤帝國主義的欺騙，前年已在外蒙宣布獨立的了，如若再不補救，趕築鐵道，修治河床，十八省以外恐均非吾國之所有。五民之一的丘八子，橫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天好像坐在養老院裏一般。有時打圈巴麻雀，有時調笑些花姑娘，實在悶得嘴裏要淡出鳥來，也是一種危險。所以叫他們到荒山野地去築路治河，確很相配，故六曰裁兵移民以築路治河。

國際上之道德性之不可能既如上述，所以富國強兵之道，是為目前圖存之不二法門。十七世紀之普魯士，土地不相接聯，糟糕已達極點，然而經過威廉數世之後，採用鐵手政策，注意軍隊訓練日益強盛。一千九百十四年之役雖為聯邦所敗，壓迫下去，然而瞻其昂首神飛之氣，仍是全世界最強之民族，復興可鵠立而待。就是歐洲最弱小，身無縛雞能力的比利時，列強已擔保其中立矣；於大戰之前，見於環境空氣之惡劣，亦自練兵訓民，實行其鞠躬盡瘁之準備。到底一角文書是靠不住的，日耳曼的哀的美敦來了；螳螂之臂，不能當車，吾固知其然。然當其迎德奮戰，振臂一呼，聞者四應，亦足以振衰起懦，立國於大地之上固宜然也。

吾國自募兵而後，人民扭於一己之私，好生而惡死，居安而

避危，無復有赤心執戈以衛社稷者。凡所應募，俱為地痞流氓，完全幫閑性質。至蒙虎皮，姦淫虜掠，無所不至。國家有事，管寇而去，聞風而潰，散在藪淵，聚為匪盜，以致今日之不可收拾。然而一人耕，十人聚而食之；一人織，十人聚而衣之，國家歲出數千萬元以養此蠹賊，民奈之何不貧耶。此兵之所以急須裁，而徵兵制之不可不恢復也。然則古之徵兵制奈何？曰，寓兵於農，『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古制蓋每家抽一丁。鄒意凡年滿二十一歲者必須訓練軍事，軌為凡五家年滿二十一之人均在內，不必限於五人，如此則通國皆兵矣。）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獵振旅，秋以獵治兵。』此管子治齊之策也；可師其意而行之。二十一至二十五為試備軍，二十六至三十為常備軍，三十一至四十為次備軍，四十至五十為後備軍。國家有事，則常備軍首當其衝，次備軍後備軍次之。試備軍軍事教育未卒業，非至萬不得已時勿用。獨子或父親疾病甚篤，有特殊情形者，出發時暫可勿遣。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

，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與相識，其歡足以同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故七日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吾國學校的性質太普通了，人人等到大學裏才學得到吃飯傢伙，但是人人進大學是決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能夠的。況且製造出來的就都是上等工程師，沒有作頭夥計的人幫忙，房子還是一樣的造不起來，所以實做教育是要緊的了，現在社會上的情形，失業的人與學校是正比例：學校愈多，失業的人愈多。本來是一個好好的人，也可以種田，也可以做工，三年書一讀，披件長衫，到好像只好做官了。這也並不是盡是青年的趾高氣揚，愛玩耍，實在他們所學的在社會一點沒有用處。所以我說鄉村的小學，應當完全改為勞農式的職業學校。可以增加二年，共成八年，因為兒童自八歲上學，十五歲畢業，十六歲服務社會，剛剛正好。國文珠算為實用科，自宜認真學習。自然社會為知識科，不必用盡，止須教員隨時觸物演講測驗之。圖畫音樂為修養科，人生決不可少的，隨其性之所近擇一以教之。實行工讀主義，兒童忙時回家助其父兄操作，對於種植之改良問題，自須刻意試驗；即手工藝之便於家庭操作者，亦宜留心學習，是校為一般人而設，若兒童智力之堪大成者，可使之讀書鎮上；因鎮上生活複雜，學校

決不能如是之簡單也。

科學救國是無疑義，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求科學必以文字始。科學是中國不出的，所以無論學生是他日居家讀書，抑出洋留學，在今日之中等學校中，必以英文為最重要科。然此間各校大都每週止有三四小時，至多亦不過天天一小時，鄙人嘗以此意詢之老教員某君，據云今日之大學中注重英文，故中等學校中不得不注重國文，以免國粹淪亡云云。嗚呼！吾不知道他們所說的國粹，是教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是呢，還是郭沫若郁達夫的小說是呢？是真莫名其妙了。況且科學的文字是實用文字，而他們所用的英文教本，大致都是莎氏樂府故事之類，學通了，亦不過是洋八股。至於大學中的注重英文，乃是讀的學術，並不是英文功課，英文的好醜是要在中等學校裏研究的呀。

然而尚有一個先決問題，這個先決問題不解決，在教育上無論怎樣改革，都沒有用的。這個先決問題就是增加教薪。敝友有奔走於中小學中，至每週工作三十小時以上，而收進僅五六十元者。在此米珠薪桂，百物昂貴之時，仰事父母，俯畜妻子，尚須節儉用之。然而其憊矣，尚有修養時耶？故今日所授之課，即是昔日所受之課。夫教育一日千里，如此奈何！故末曰改良教育必以增進教師待遇為第一義。

狂書至此，筆已禿了。多做事，少空論，大家各自努力罷。

十七年五月廿六日作於錫寓

日本海員空前的大罷工

仲常

日本的海船，向來分作兩種：一種是「會社船」，即屬於各大會社（公司）的；一種是「社外船」，即非屬於各大會社的。會社船約占全國船舶十分之三，社外船約占全國船舶十分之七。社外船同這次大罷工有關係的船主，計一百四十家。他們有三千噸以上的船四百零二隻（海員約一萬三千人），一千五百噸以上到三千噸的船四百十隻（海員約一萬一千人），五百噸以上到一千五百噸的船二千一百五十隻，（海員約二萬七千人）。

會社船大概是大資本家經營，組織比較完備，營業比較發達，對於船員的待遇，也比較好一點。社外船的經營，既不十分得法，又碰着這幾年生意不好，所以越發「儉工減料」，船也不按時修繕，弄得常常發生海難；對於海員的待遇，比起會社船來，也顯著的不良。——社外船海員待遇改善問題，早已為社會一般所公認為必要的。——這是事件的根本原因。

今年田中內閣出兵山東，日本船舶被他徵發不少。一時近海運費租船費等比前陡漲一半。於是川崎汽船的海員，乘着這個機會，向船主人（以下簡稱船主）要求確立最低賃銀制度。即得船主的承認。日本海員組合看第一次交涉成功，欲使牠普及於一般

海員。不料被船主拒絕，遂釀成海員大罷工。

最低賃銀制度，在六月一日日內瓦開的第十一次國際勞動會議總會，已由日本米霍代表主張無條件採用。而在日本社外船海員生計上攷察，最低賃銀制度，尤有急切實行的必要。因為據東京社會局調查，每月三十五圓以下收入的為貧民，社外船海員的賃銀，每月在三十五圓上下的就很少。所以他們的要求，不是由勞動價值而生的，乃以生活為標準而發生的問題。他們為爭「生存權」，不得不訴諸最後手段！

交涉的最初，海員雖然十分激昂，而海員代表的主張，是很和平的。他們的要求為：確立最低賃銀制度——不論噸數，甲級每月八十圓以上，乙級每月六十圓以上，丙級每月四十圓以上。答覆期限：初定為六月四日，繼又依海事協同會規約第十二條的規定，延長到六月五日，聽候同會調停。而船主方面，仍是毫無誠意，開始還說：「海運界的最低賃銀制，為無視船主經營事業的要求，世界皆無其例，且其要求，於日本海運界的現狀，也非船主所能負擔」云云。繼經雙方代表及海事協會會長等極激烈的討論，船主方面，乃於五日晚九時另提出下列的最後議案：最低賃銀，為甲級七十五圓，乙級五十五圓，丙級三十七圓。但附加兩個條件：（1）此後減輕航行獎勵金，（2）一千五百噸以下的船，永久不生問題。海員方面，認此兩附加條件為侮辱海員全

體，藤村議長（海事協會會長）也謂爲無妥協餘地，於是濱田海員組合長遂當場宣告「事已至此，我們祇有極力由階級鬥爭而謀解決」，同時對於各地海員，電令全體大罷工。

先是，六月四日交涉瀕于危險時，海員組合會，即發表第一次聲明書，說：此次最低賃銀問題的會議，在海事協會特別委員會討論四次，奈船主方面，毫無誠意，徒欲遷延時間，蹂躪全海員的要望，故日來本組合雖表示最大限度的讓步，期得圓滿解決，而船主方面，至最後的回答期，猶毫不反省，稍示誠意，事既至此，遂不得不實行總罷工，雖因是而日本海運界暫時停頓，也應由船主方面負其全責！

六月五日，延期屆滿，交涉正式決裂時，海員組合會，又發表第二次聲明書，說：確立最低賃銀制，是全日本海員多年來的宿望。自本組合創立，及每年大會，均經過決議案，促船主的猛省。然他們對於海運界的健全發達，毫無誠意，遂不加何等致慮，遷延至今，而釀成海上大衆的積極要求。現他們施一切的陰險手段，希圖攪亂組合戰線，於五日委員會席上，上谷船主協會代表，且明言「日本海運唯一的發展策，不在于保障海上勞働者的生活。」他們公然說這樣的話，可見毫無誠意。我們對於欲永久葬送我們獲得生存權的要求，及暴露醜惡卑劣心的他們，——船主認爲無合理交涉的餘地，所以決然訴諸最後手段，以達最初

的目的。

我們看了以上兩個宣言，海員的要求，迫於實際生活的必要，同船主方面如何的頑固無誠意，也大略可以知道了。

大罷工後，海員組合，一方面，積極募款，備作持久戰；一方面只使一部分主要海員下船，而不使全部海員下船；這種戰法，既可持久，又能達總停船的實效，使船主不能逞解僱的高壓手段。第一次募集的基金，由商船互友俱樂部及郵船屬員協會經手，一隻船撥任二千圓，商船約八十隻，郵船約一百隻，共得三十六萬圓。此外如日本司廚同盟，社會民衆黨，日本勞農黨，俱由階級的立場，發表聲明，派遣代表，積極援助。社會民衆黨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且議決三種具體的援助辦法：（1）電令目下出席國際勞働會議的米霍代表（同黨的中央委員），訴請勞働會議及各國勞働團體協助。（2）派代表糾彈船主協會代表者，促其反省。（3）令各支部積極募款。大阪市電愛友會本部，大阪港在港海員全體，川崎汽船海員，也各發電響應，社會民衆黨關西本部的自由法曹團律師井上幸衛氏等八人，至聲明擔任法律上的援助。

再說船主方面，于七日打電報給總理遞信內務司法各大臣及警察廳，說海員占領船舶，請求禁止。而由「捐班」出身的久原遞信大臣，除頻頻與船主秘密來往外，且于六日發表談話，說：

「暫觀望形勢，如調停委員不能解決時，當爲強制調停。」公然袒護船主，資本家幫忙資本家，這也不足爲奇。不但此也，船主並且作種種的反宣傳，鼓動各地無知的碼頭夫，向海員組合本部抗議，說因爲海員罷工，連累他們失業。大阪港三千碼頭夫組織的碼頭夫組合常務委員岩井市松等四名，于六日與海員組合片山支部長，社會民衆黨港區分會執行委員長日秋喬一兩氏會見的結果，乃成立妥協，各地俱由七日晨，開始卸貨。在妥協未成立時，橫濱的碼頭夫，且對海員組合委員，起了小暴動，支部常務加藤善之助因此負傷。這也足見碼頭夫的無智識，與船主的手段卑劣！

反之，海員組合方面，不管船主如何拆台，內部的團結力，非常堅固，海員個人，也遵守命令，無軌外的行動，官廳無可藉口。船主看海員組合運動指揮很得法，大有持久戰的決心，長此遷延下去，多停船一天，就多受一天的損失，善於打算盤的資本家，知道是于自己很不利的。於是船主內部的步驟，首先混亂，紛紛派代表與海員組合本部，單獨交涉，先後成立妥協，仿照川崎船廠的辦法，承認最低賃銀的有：大阪的舞鶴，飯野，神戶的福本，山本，上地，佐藤，橫濱的荻布，吉水，伏木的萌布，小樽的市山本久一郎，及阿波共同汽船，板木清助等所屬各汽船。單獨解決的各汽船，俱于六七兩日出帆了。

海員與船主，雖各本着階級的立場，爲相反的奮鬥，競爭，但他方面雙方仍不趨于感情作用，聲明無條件服從調停，於六日選定調停委員五人，海員方面推薦的爲前海員組合長檜崎猪太郎，及兵庫縣（神戶）警察部長井上政信二人，船主方面推薦的爲神戶海運業組合長佐藤勇太郎及同組合顧問上西龜之助二人，另由各委員公推大阪遞信局長平塚氏爲座長。七日晨得各委員的承諾，下午三時半於神戶海運俱樂部開仲裁委員會，出席者除各委員外，有藤村海事務協同會長船主方面的末廣（代上谷），石田，太田，海員方面的濱田，赤塚，金尾，同大阪遞信局長的秘書海軍部神戶特派員中村事務官，井上警察部長的秘書富久警正。開會後，先由藤村會長說明經過情形，次由海員方面的委員提出待遇改善案，（詳前）至晚十二時，尙無結果。八日再開，至晚十時四十五分，經兩日間的劇烈辯論，此空前未有的日本海上勞資大爭議，遂由雙方的互讓，與委員的努力，正式宣告解決。其內容如左：

一、普通船員標準工資最低月額，依次表定之。

海上經歷	五百至千	千五百至三千	三千五百
水夫長、火夫長、廚房長、木匠	八百	六百圓	七〇圓
舵夫、油差、廚房	四年	五〇	五五
			五七

水夫、火夫煤夫、一年半 三五 三八 四〇
炊夫、

茶房 一年半 三五 三八 三八

二、倉庫丁，副倉庫丁，管汽罐的水夫火夫，每人月給獎勵金三圓。

三、各部練習員于練習期間，上船後六個月內，月給工資十五圓。練習期滿後半年以內，月給工資三十圓。一年未滿三十五圓。

四、五、略。

六、本協定由七月一日施行。

七、總噸數五百噸未滿的普通船員標準工資由海事協同會速調查制定。

五萬海員對一百四十家船主的勞資爭議，只罷工三日就解決了，不能不說是日本產業界和勞資雙方的福利。這次爭議的範圍，直接和表面上雖只五萬海員對一百四十家船主，然未加入船主協會的船，爲要求同一的待遇，自由加入罷工的很不少。他們有的已中途單獨解決，仿照川崎汽船的辦法，承認海員最低賃銀制，如前述的土地，飯野，昭和，板木，阿波各汽船；其未單獨解決的，將來也不能不適用解決案所定的標準。所以直接爲當事人的海員，雖只五萬人，間接受影響的海員，大約總有好幾萬。海員後面，還有家族，所以直接間接表面裏面同這次爭議有關係的

，總不下幾十萬人！

由船主方面說，到仲裁成立當時，罷工的船，共計三百十四隻。——內小樽九十二，函館三十八，名古屋三十三，大阪三十三，門司二十九，橫濱二十五，戶畑十九，芝浦十八，因之島七，神戶五，清水四，四日市三，三池三，蒲港二，下津一，長崎一，笠戶島一。以上是屬於船主協會的，再加上地方港的停船——即不在罷工團體內，而要求同一待遇的，——總數約六百隻，每天的租船費，以現在的行市計算，約合十二萬圓，再加上其他的損失，不過三天。就在六十萬圓以上。若遷延不決，風潮不免要擴大，如大阪商船的義州丸，廈門丸，蒲戶丸，那智丸及南洋郵船所屬的船，已開始同情罷工，援助在外船的海員，以後因爲交涉順利，才中止了。

再看爭議的結果，于解決案，把最初要求的確定最低賃銀制，改作一個很長的名稱——「普通船員標準工資最低月額協定」。修改的用意，是「最低賃銀」，含有最低生活費的意思，最低生活費，是很難決定的問題，解釋上常有出入的餘地。爲免除後患計，所以實質上，雖增加些少的工資，合于海員所要求的最低賃銀，形式上都不可不避最低賃銀的名義，改用一個很長的名稱，這不是資家故意咬文嚼字，而是他們用意深遠的地方。

海員在形式上既沒有得着「最低賃銀」的名義，實際上得着

多少利益呢？最初的要求，是：不分噸數，甲級八十圓，乙級六十圓，丙級四十圓。六月五日晚交涉決裂時船主的提案是：甲級七十五圓，乙級五十五圓，丙級三十七圓。但附加減輕航行獎勵金及一千五百噸以下的船永久不生問題，兩個無理的條件。經過了三百多隻船三天的大罷工，各委員極激烈的辯論，所得的結果，最低工資，爲：六十五，六十，五十，三十五，四級。比海員最初的要求，當然相差很遠；就比交涉決裂時船主的提案，也沒有贏着什麼。如船主案最低額丙級爲三十七圓，解決案爲三十五圓，加上三圓的獎勵金，也只三十八圓，比較只多一圓，且獎勵金猶限于倉庫丁，管汽罐的水夫，火夫！甲級的七十五圓，解決案也和船主案一樣；不過沒有附加減輕航行獎勵金的條件。爭議的中心——噸數問題，海員要求不分噸數；船主案提議一千五百噸以下的船，永久不生問題；解決案仍舊分總噸數爲三級，不過沒有把一千五百噸的船，永久不生問題，使五百噸以上的船，也可受解決案的通用，五百噸以下的船，委由海事協同會——日本海運界的調停機關——調查制定標準工資罷了。

以數字計算，增加標準工資的總額，五千噸以上的船，約二百圓，三千五百噸以下的船，約百五十圓。這樣區區的費用，船主方面是輕而易舉的。他們最初說：「海員的要求，於日本海運界的現狀，也非船主所能負擔的。」可見全是假話。就據大阪朝

日新聞，也說，這樣些少的增費，只要海員從仲裁協定的精神，增進工作能率，船主是不至于受什麼影響的。而廻想交涉的當初，海員且曾自動聲明，只要船主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當本于良心，增進工作能率，以補船主的損失。不料這種平和的建議，竟不爲船主所容納，必要迫着他們不得已而罷工，鑄珠必較的資本家，多麼可咀咒呵！

不過，日本的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是很少得着勝利的。這次海員組合以成立年載尙淺的機關，與資本階級作處女戰，竟能得着最後的勝利，全由于他們的團結堅固，步調整齊，和迫于生活權的要求，故不失社會的同情、船主方面，一部分眼光比較遠大的，知道一味壓迫，風潮將越鬧越大，中途與海員組合單獨解決的很不少。他們內部發生了破裂，益給海員組合以可乘的機會，所以頑強的資本家，也不得不犧牲一點，求事件早日解決。但是這次的解決案，只適用於普通海員——即下級海員；此外尙有海事協會的一萬餘高級海員——船長，運糧士，機關士，無線電技師等，也將提出改善待遇案於海事協同會，請求調停。日本的勞資爭議，從此將多事了。

事件解決的迅速，乃由於雙方互讓，不固執成見，和各委員的努力。新聞界除無產者新聞，名古屋新愛知主張海員應獲得生存權外，其他如朝日，每日，日日等大報，不過對於占日本全國

船舶十分之七的社外員大罷工，希望早日解決，不要使全國產業界蒙過大的影響；對於數萬海員，數十萬海員家族的生存權，則一字不提，這是他們代表（？）的輿論！

末了，我對於這次事件的調停方法，非常贊成。因為由雙方各選出專門委員，比較外行的官吏，不顧而且不懂實際情形，一味蠻幹，用強制調停方法的，於進行上便利的多。調停委員都是雙方各自選出的，故能代表雙方的真意，熱心努力去調停。因為調停委員是自己選出的，所以雙方開始即聲明服從委員的調停，雙方既具遵從調停的誠意，故能得美滿的結果。而日本海運界調停機關海事協會在中間斡旋的力量，也很不少。——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六，十一。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二)

梅立克著
西澤譯

她寫了。她偷偷地寫了好幾個月；她寫東西並不慢——實在還寫得很快——可是很少有機會可以放心的寫。最適宜的時候是什麼地方有一個戲第一次上台，那麼就不怕哈丁跑進屋子來，弄得她要把稿子藏也來不及藏了。每次批評家坐在戲院裏評一個戲的時候，他的太太坐在家裏，寫戲劇的對話，她寫得那樣的快，要是他聽見的話，真得把他嚇慌了。有時，連她自己也懷疑了一下；她向自己道，第一流的作品能不能這樣快的寫出來。可是她

翻過來讀一場，覺得寫得好極了。她的結論是她的神速證明了她實在是一個完全的戲劇家，而且還超過了自己的希望。哈丁回家的時候，總看見她很高興。因為他得寫完了劇評才回家，時候很晚了，他常常還說給她聽他那晚看的戲的情節，對於他說的話，她全部的都贊同。

到這時候，從前的弟子已經成了現在的伴侶了。雖然經濟方面不如從前的寬裕，哈丁並不後悔娶了她。他想起了蜜月時的沒有學識的女子，同現在一聽了他的關於英文方面的引證和援句，便十有八九知道出處的女子打比，他覺得他有了極大的成功而非常欣喜了。一天，他在壁爐架上拾起一張打字人送來的打好了「狄娜的大胆，三幕劇」的賬單，他駭了一跳。他料到他的成功並不像從前想像那樣完全。

「這是什麼？」

「喔！」她怎的這樣粗心，把賬單忘在那兒了！現在她可不能照她預定那樣的把這重大消息報告給他聽了。「這是我的。」

「我看見是你的」，哈丁說。「狄娜的大胆」？」

她的點頭是很忸怩的。「是的。」

「我沒有知道你在寫什麼東西。」

「是的，我沒有要你知道，我要到了能念給你聽的時候才讓你知道。我預備吃了晚飯才告訴你。我——我很希望聽你說這戲

成不成。」她臉紅了，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我很喜歡它；我寫了好幾個月才寫好的；我覺得——我覺得我寫了一篇你聽了會得有一句好話說的東西了。」

「實實！」哈丁說，擰一擰她的臉。「我自自然有一句好話說的，可是我怕我也要說些你不愛聽的話。我預先警告你，我是要說老實話的。」

「喔，那才是了。我正要你這樣」，她說，笑得很高興：「我要你完全忘記我是誰——你應當只是哈蒲脫哈丁聽一個新進作家的東西。不要恭維話，不要委婉曲折的話。就是真正的批評才好。」

「好吧」，他說。「什麼時候聽你念？是不是現在就開始。」

「我想吃過了晚飯頂好——在我意像中，總想你吃過了晚飯聽我念。末一次的信差來過後，便沒有人來打攪我們了。可是記得，我是少不了害怕得厲害，你得原諒這一點。」

她的神情裏，她的聲音裏，有些東西——也許因為她是他的親愛的人的緣故吧，所以更覺得有些東西——把他的希望提高了。他們吃晚飯的時候，他的着急幾乎同她自己一樣的厲害。下人收拾了東西，關好門去了，歌屈羅叫他「坐在那張躺椅」裏，最初的幾分鐘不要望她。他裝煙的時候，他的手有些發抖了。

她把自己的坐椅拉到桌子傍，躊躇了一會兒，開始念了。

哈丁很注意的聽着，他的眼望着壁爐裏的火。在一會兒以前，因為傳染到些她的興奮，他只知道這篇戲也許可以洩露出些一向沒有被他看出來的才氣，將來的優美作品的萌芽。照他平常的想想，這戲是會使他厭惡的；可是他從沒有想到過會得糟到那樣的地步。他很詫異怎樣一個念過那麼些傑作的女人會得寫出這樣壞的東西來。他感到痛苦了——沉默而劇烈的痛苦了——她却愈念愈有勇氣，有聲有色的把她的牽強附會的人性表現朗朗的念起來了。他可憐她，他可以為她痛哭一場，他覺得他寧可被罰去看一整年的啞劇，他不能把實在話告訴給她聽。

可是她掩上了第一幕，全付心靈都表現在眼中的說，「怎樣？」

他把咬在牙間的煙斗換一換地位，壓住了一聲長嘆。「讓我先聽完了再說」，他回答，把那可怕的時間推後了一會。

「第二幕」，她聲音很嘹亮的接着念了。

這刑罰受完時已經十一點鐘了。他的夫人仰過身去靠在椅背上，兩手握看平放在膝上，等候他的批評。

他絕望的想找到一句半句誠心的稱讚。

「題材很不錯」，他說。

「啊！」

「可是結構沒有弄好。」

「喔！」他連忙的接着說，「裏面有好些話寫得很可以。」
「多好！」她面上露出笑容了。

「只是你把它們錯放在不相當的人的口中了。在不一幕，你那個厭世者忽然說起博愛者的話來。」

「那時慈愛把他的心改變了啊。你喜歡那女主角嗎？」

「她的性格始終不一致」。他說：「一會兒她是十七歲，一會兒她說的又是三十五歲的人才說的話。她沒有「社交的經驗」，可是她同老於世故的女人抬槓，她句句話都占了上風。通篇都有這毛病——要是你看到一個說漂亮話的機會，你就非說不可，不管那句話與說的人的個性合適不合適。在母親想到她的兒子是遇到了不幸的場合，他說一句俏皮的話——那時候她應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她不會說什麼俏皮反話了呀。」（未完）

詩

流水的旁邊

王佐才

我坐在流水的旁邊——

柳影兒壓上我腰背，

柳絮兒黏上我書葉，

柳條兒又拂去了我心中的浮煙。

我坐在流水的旁邊——

城外是布帆趁風，

城內是拉緯喘氣：

人生的縮型怎會給薄霧遮掩？

我坐在流水的旁邊——

雲影投射我心波，

鳥影掠過我眼簾，

陽光又展示了我溫馨的歡戀。

我坐在流水的旁邊——

流水挽着浮萍低語，

蝴蝶攀着幽花默禱，

自然又提醒了我堅決的盟言。

「唯願它支配着我的一生——

任憑他海枯石爛，

任憑他花殘葉敗，

青翠磅礴是我的前程

「誰說我只追求眼前的歡樂？」

我有的，是滿眶的熱淚，

我有的，是滿腔的沸血；

情感的駿馬背上，還安着理智的鞍索。

「這是我已經認定的大道——」

山谷中找尋希望的根芽，

海島上高聳心靈的燈塔；

就有苦痛也何願從人生的戰場脫逃！」

一九二八，四，二八，東吳大學。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合訂本雖已出到第六卷，但第一卷至第五卷現在多已售缺，只有第六卷合訂本尚有存本，然存數亦不甚多，一經售完，即不再印。愛讀本刊諸君務請勿錯過最後購閱之機會。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

書坊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五期

本刊第三週年增刊出版了

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

賢明政府的立脚點

婚姻的制度問題

關於官廳會計的幾個問題

中國勞動運動

廢止中國字，用拼音文字

中國的新教育

廣州大火下的日記

菩提達摩

法國近十年的戲劇新運動

中國音樂與日本音樂之關係

她們的他（戲劇）

巴黎的判決（小說）

絮絮（詩）

文亞峽（詩）

心靈像蘆葦（詩）

全書共計一百二十四頁

定價大洋四角

周鯨生

平心

燕樹棠

楊端六

樊弘

彭學沛

莊澤宣

振聲

胡適

袁昌英

歐陽予倩

凌淑華

西滢

甲辰

徐志摩

金髮

一九

胡適的

白話文學史——出版了

本書原定實價甲種一元六角，乙種一元三角，現因著者增加內容，且由三十二開本式改為二十五開本式：故特略加價目，以維成本，尙希鑒原爲幸。

實價 甲種二元一角
乙種一元七角

西瀛閒話 實價一元二角 亦已出版

上海望平街 新月書店 謹啓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四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地址 漢口路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七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